

■《5米深金清大港他一跃而下 只为救人》后续

昨天,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合本报、封面新闻为桂真地颁奖,他说:

我会一如既往奉献自己 报答社会给我的温暖

一个女子突然跳河,水深5余米。情况危急之下,正在旁边休息的男子没有犹豫,纵身一跃,跳河救人……11月5日晚间这一段视频,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。新台州人桂真地的善举,受到了众多市民的点赞。(详见本报11月17日第1版)

昨日,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合本报、封面新闻,为一跃下水救人的桂真地,颁发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10000元奖励金,致敬这位二度救人的热血大哥。

颁奖词中这样写道:5米深河,他一跃而下,没有丝毫犹豫,就如30年前一样。寒夜漆黑,河水湍急,他如一道光,在生死之间,把迷途女孩的前路照亮。

生活几多沧桑,凡人英雄心中热血不灭。当他说起救人往事,我们仿佛看见,人过中年的他和少年的自己微笑对视,带着无限的骄傲与豪情。

得知自己本能救人的举动获奖,从工厂里赶来的桂真地眼眶有些湿润:“当时什么都没想,跳下去救人最重要。后来也幸亏有救生圈,才最终把人救上岸,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”

大家不知道的是,这位老实人今年49岁,患有慢性肠炎,前不久因颈椎压迫神经导致左手手麻还住院了9天。把人救上岸后,桂真地在家拉了两天肚子,但他对自己救人的决定从未后悔。

“感谢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,这份奖状也给了我力量,我会一如既往奉献自己,报答社会给我的温暖。”桂真地告诉记者。

记者 王艳 文/图



▲ 桂真地(中)手捧荣誉证书。



◀ 荣誉证书

自家车位,为何迟迟不得安装充电桩?

业委会:有许多业主担心安全问题,正和物业商量是否可以把充电桩安装在地面

晚报帮帮团
88516110

绿色环保、在家充电省钱……近年来,新能源汽车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。但在购买新能源车后,有些车主却面临充电桩安装难题。日前,家住椒江区繁荣家园小区的业主拨打本报帮帮团热线88516110反映,在自家地下车位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需要物业盖章,可业主多次找物业沟通,均被拒绝。



繁荣家园小区仅有的一个充电桩

自家车位没有充电桩 新能源车主倍感不便

赵先生住在椒江繁荣家园小区,工作单位则在黄岩。为了方便出行,三个月前,他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。“我的车位在地下车库,有产权。我家对面车位的业主先买的新能源汽车,我看他成功安装了充电桩,我才跟着买了。”

购买车辆后,赵先生想在自己的车位上安装充电桩。在咨询电力部门后,他了解到这需要小区物业先盖章同意施工。

“我的汽车如果用公共充电桩充电,快充要两三个小时,充满电要100元左右。我家使用的是峰谷电,22点后一度电仅需0.28元,充满的话只要大约15元。两者费用相差很多,所以我一直向物业提交车位允许施工证明,但物业就是拒绝盖章。”

无独有偶,小区其他几位新能源车主也碰到了

同样的问题。

“去年,我家就买了新能源汽车,在自己家车位安装充电桩充电肯定方便许多。但我们找了物业很多次,他们却找各种理由推脱,就是不给盖章,目前小区只有一家业主安装了充电桩。”

“晚上10点后去外面充电会便宜些,我都是掐点出去充,等的那几个小时没事做,只能在车里玩手机,很不方便。”

“外面的新能源充电桩电费贵不说,停车位还很紧张,有些时候会被油车占据,不一定有空位置。”

……

种种因素叠加,繁荣家园小区的新能源汽车车主希望可以尽早在家车位安装充电桩。

业委会:正考虑在地面车位安装充电桩

为何小区仅有一户业主可以安装充电桩?记者采访了小区物业经理陈先生。他称,现在地下室仅有的一个充电桩,是前一个物业在任时安装的,他不清楚具体情况。但去年,他们公司入驻小区的时候,业委会决定,地下室不允许安装充电桩。

陈经理告诉记者,繁荣家园小区有1000多户业主,其中大部分是经济适用房,目前小区内约有十多户的商品房业主有安装充电桩需求。由于小区没有业委会主任,平常事务由两位副主任在管理。“只要业委会同意可以安装充电桩,我们没意见。”

小区为何不能安装充电桩?记者联系到业委会副主任陈先生。他解释道,小区都是高层楼房,小区很多业主觉得车辆在地下车库充电非常不安全,不同意在地下室安装充电桩。不过,考虑到一部分业主充电需求,他们和物业商量,考虑是否可以把充电桩安装在地面。

“小区里不允许安装快充,我们计划安装慢充。待小区电瓶车充电桩改造后,如果还有多余空间,在不影响消防通道的情况下,我们再规划一些地面停车位,然后安装充电桩。”陈先生说。

对于部分业主担心的小区地面充电桩可能会被油车占据的问题,业委会也有了初步对策。“如果新能源车有地下车位,我们可以在地面安有充电桩的车位装车锁,固定给他用,车主需要把地下车位交给业委会打理。当然,这也不是强制性的,主要为了业主方便。”

此外,陈先生说,除了有规划地在小区地面安装慢充充电桩,他们还将争取在小区外安装快充充电桩,希望业主们耐心等待。

记者 项弋凌 文/图